

谈数

# 从平凡世界到平行世界

□ 武云涛

最近参加了一场文学活动,台上有马伯庸,这位出生于1980年的作家,笔下万千平行世界,从大明、大唐、三国到凌霄仙界,现在堪称“炙手可热”。

至于这场文学活动,马伯庸是为自己笔下最新的“平行世界”站台,他正在热卖的纸质书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在番茄小说首发。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,马伯庸在某外企上了差不多十年班,据他自己说,干过销售、会务、市场等多个工种,整天写的不是PPT就是领导讲话稿,直到在业余时间编的故事得到网友认可,才获得了心灵的救赎。所以马伯庸才会说,自己是受益于网络发展的一代作家。

每个有志于写作的人,都需要被看见。无论有没有成为专业作家,从读者的目光中收获肯定,或者说一点点虚荣,是支撑写作者经年累月孤独工作的原动力。在网络普及之前的年代,作家要找到读者很难,除了自己努力不懈,苦练写作技艺之外,还需要运气,需要挤上永远篇幅有限的文学期刊。

余华讲过,他在无数次被退稿之后,终于在1983年的某天接到一家文学杂志的邀请,请他去北京修改自己的小说。消息一出,轰动县城。这时候的余华是浙江海盐的一名牙医,他还没有正式发表作品,只是获得了“被看见”的一种可能性,就以照亮每天“面对患者的口腔像面对一个个黑洞”的人生。

有很多作家和余华,马伯庸一样,在被看见之前,从事着同文学风马牛不相关的工作。卡夫卡在布拉格的一家保险公司当了十几年办公室文员,“早上八点开始工作,到晚上七点、七点半、八点、八点半……天啊!我站在通往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上,每天早上被绝望侵袭。”

卡夫卡能在办公室坐班是幸运的,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药剂师,每天戴着口罩和手套接触各种化学物质,其中很多含有毒性,所以侥幸没被毒死的阿婆,就成了最擅长在作品里给人下毒的推理小说作家。雷蒙德·卡佛本来就是打零工的:锯木工人、图书管理员、送货员、医院门房……长期的体力劳动塑造了卡佛极简主义的文风,他笔下的人物能站着就不坐下,能动手就不吵吵。

此外还有开酒吧的个体户村上春树,水电厂的工程师刘慈欣等等,他们对待本职工作很努力,对待文学副业更努力,“一个人在干私活的时候效率最高”(马伯庸语)。他们一手打理着庸碌琐碎的日常生活,一手操控着宏伟壮丽的星际战舰,超越光速飞向无尽的宇宙深处。

但文学并不是可以带人脱离苦海的方舟,成功作家的故事看多了,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忽略他们身上的“幸存者偏差”。换句话说,有点天分并努力写作的人多了去了,谁年轻时还不是个文学青年呢。作家们的人生故事也并不都是爽文,很多严肃文学表现生活的苦难,是因为作家本人就在苦难的生活之中浮沉。

比如有个文学青年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:很久很久以前(二十世纪六十年代),陕北榆林地区,有个青年名叫王卫国。他本来不是搞文学的,但一首诗改变了他的命运:

明明感冒发高烧,/干活尽往人前跑;/书记功,队长说,/谁说他就和谁吵。/学大寨就要拼命干,/我老汉走着就想跑!

这首诗题为《我老汉走着就想跑》,出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王卫国笔下,先是登上了公社的黑板报,不久又发表了在当地的杂志《延安通讯》上。王卫国备受鼓舞,笔耕不辍,“一年间创作诗歌五十余首,其中六首发表在报刊上。”这是1972年8月2日《陕西日报》对他的报道。没错,他就是后来写出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的路遥。

同样是很久很久以前(2008年),我找到了陕西榆林热电厂工人王天笑,他是路遥最小的弟弟。我们谈起了他的大哥,以及大哥笔下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《平凡的世界》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“爽文”:主人公在陷入困境时能够巧遇贵人扶持,在一穷二白时能有白富美垂青,他们当然在努力奋斗,而一分耕耘总能换来一分收获甚至更多,这算不算爽文?比如,孙少平进城打工,没户口,咋办呢?“当少平走到黄河原老桥的西头时,突然被一个人拉住了。回头一看,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。”曹书记对孙少平说:“我和婊子都看你是个娃娃,我们六都想让你到我们这里来落户。”天降一个户口,读者朋友们,这算不算爽文?

马伯庸对“爽文”的理解是,他把文学分两种,一种是“我文学”,一种是“他文学”,在他看来,“他文学”就是“爽文”,他原话是这么说的:“我文学”的极致是我只写我想要的东西,纯粹的自我表达,外界的评论跟我没关系。“他文学”则相反,我自己没有任何想表达的东西,我写作完全为了取悦他人,读者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。”

所以现在,如果你点开手机上的番茄小说,既能看到大量“他文学”,也能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。这些算爽文还是纯文学,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看得爽。生活无限复杂,文学众声喧哗。而且不只有文学——番茄小说的负责人表示,他们已经同众多出版社建立了合作,在番茄小说上架了超过13万种电子出版物,内容涵盖文学、历史、艺术、社科诸多领域。我随便一搜,从《乌合之众》到《量子物理史话》,应有尽有。一个读书人,一个对知识有渴求,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,一定能在这里发现宝藏。

不妨想象一下,如果路遥活着的时候,就有番茄小说这样的平台,他可能不至于选择苦行僧一般的写作方式,“手指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,手指插在纸上,如同插在刀刃上。”上百万字的作品,他可能不用等到完稿出个厚厚三大本,他可以写一章就发一章,发一章就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咔咔点赞。

网络作家在线写文,严肃作家上网发文。路遥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,你可以。所以,比以上所述都更重要的,就是“看见”:当你写作的时候,万千读者看见你;当你阅读的时候,你看见大千世界。

文荟

# 那山那河 (泰山黄河组歌)

□ 陈光林

## 第一乐章

### 那座山 那条河

那座山拔地通天  
五岳独尊巍峨岩岩  
一曲《望岳》颂传千年  
齐鲁青未了峰高入云端

那条河从天上来  
滚滚万里涛涌浪翻  
从雪山源头到东流入海  
母亲河舒袖天高地宽

我的泰山 我的黄河  
泰山巍巍矗立起中华泰山  
滔滔黄河流淌华夏母亲河  
你挺起中华铮铮铁骨脊梁  
奔腾我华夏热血滚烫

我的泰山 我的黄河  
泰山崇高那是天下泰山  
黄河母亲河是天下黄河  
你挥洒神州画卷无限风光  
大写江山多娇中华辉煌

啊,我的中华泰山,天下泰山  
我的黄河母亲河,天下黄河

## 遇上你是一生的缘

谁能有这样的福缘  
泰山云天矗立在眼前  
母亲河水流过身旁  
耳边回响着你的呼唤

谁能有这样的遇见  
歌里你是山水仙境  
梦里你是彩虹画卷  
遇见你是我最美的夙愿

无论山高路多远  
不管流血还是流汗  
我擦干眼泪挺胸向前  
人生路上自有我的黄河泰山

## 第二乐章

### 你从雪山走来

你从雪域高原走来  
靓丽的身影从天上飘落  
你奔腾万里每一个旋流  
都是你热血绽放的花朵

### 你从黄土高坡走来

你从黄土高坡走来  
长长金黄琴弦天工弹拨  
啦啦啦啦浪花飞出的天籁  
母亲河血脉流成大地颂歌

黄河啊,我的母亲河  
你是我心中的天高地阔  
你舒袖彩绘天地间  
飞流婆娑舞着中华龙的魂魄

## 大写“几”字弯

你在那里拐了个“几”字弯  
那是黄河母亲亲情的眷恋  
你用乳汁哺育了这片土地  
河套平原变成塞北江南

条条水渠波光闪闪  
流出河套水乡一片天  
依偎母亲河深情绵绵  
边疆儿女放歌绿色家园

牧歌悠悠哈达风卷  
葵花向阳大地香甜  
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呀  
风情绿色大写“几”字弯

## 黄河从这里入海

走过万里神州  
奔流千难万险

浩浩荡荡从这里入海  
三角洲为你铺开红地毯

湿地芦花飞雪  
百鸟起舞鸣欢  
相伴母亲河入海  
蓝黄相拥天下奇观

黄河从这里入海  
向着大海无垠巨澜  
黄河从这里入海  
向着太阳东升的灿烂

## 第三乐章

### 金顶观日出

站在玉皇金顶看日出  
迎接大海托起太阳  
火烧云燃旭日光芒  
一轮朝阳红霞万丈

那一瞬都是期待的目光  
那一片欢呼都向着东方  
紫气东来祥云缭绕  
中华神州天地吉祥

### 谁曾见过这壮美天象

谁曾见过这壮美天象  
谁曾有这好心情激荡  
喷薄日出温暖四方  
每天都是崭新的希望

泰山金顶看日出啊  
我与泰山共歌唱  
看万水千山红遍  
我深深爱你每一缕阳光

## 壮歌十八盘

都说你难攀登  
都说你路艰险  
一步一阶一身汗  
一阶一石刻信念

登上泰山十八盘  
南天门上万里览

放眼齐鲁青未了  
长风浩荡一层天

人生如登十八盘  
生命壮歌在攀登  
登高望远天地宽  
青山天外有青山

## 挑山工

脚落一声风雷鸣  
踏着云梯上高峰  
挑出天街云风光  
挑出了金顶入天庭

双肩挑着两山峰  
一步一高一攀登  
脚下一路起雄风  
钢铁般泰山挑山工

一天天挑着日月繁星  
一年年踏着春夏秋冬  
挑着泰山不了情  
挑起登天如歌的梦

## 第四乐章

### 梦中总想起你

梦中总想起你

那条河流金色的浪花  
抬头就望见那座山  
挺立在云端看天下  
华夏儿女同唱一首歌  
泰山黄河我亘古不老的中华

梦里总想起你呀

那山那河胸怀博大  
那座山连着日月星辰  
那条河通向海角天涯  
华夏儿女同一个梦  
你温暖中华大地万户千家

千古黄河流淌着我的血脉

雄赳泰山教我放眼看天下  
父亲山母亲河亲情无涯

我的泰山黄河 中华儿女共  
同的家

常常梦里想起你呀  
想那泰山十八盘  
想那黄河哗哗啦  
泰山黄河那永恒的神话

## 泰山青 黄河黄

泰山青那个黄河黄  
造化神秀泰山连绵峰青青  
滔滔黄河水流出巨巨龙  
泰山黄河尽染中华大地情

泰山青青蓬勃青春生命  
黄河水长日子吉祥如意虹  
望一眼泰山青山更青  
喊一声母亲河光耀苍穹

泰山青呀黄河那个黄  
画不尽的雄姿昂扬  
唱不够的情深意长  
天赐那泰山黄河长画廊

## 为你歌唱

像父亲为我挺起脊梁  
像母亲给我热血滚烫  
想起你就热泪盈眶  
泪水成行为你歌唱

像父亲双肩扛起江山  
像母亲博大温暖四方  
想起你就心潮激荡  
泪水成行为你歌唱

我的父亲山巍巍泰山  
我的母亲河滔滔黄河  
你那高入云端的天路让我仰望  
你那日夜奔流的身影让我向往  
父亲山那刚毅期待的目光  
母亲河那涛声嘱托的回响  
我泪水成行为你歌唱  
为你歌唱 为你歌唱  
歌唱

书影

# 告诉时光,慢些再慢些

□ 张家鸿

2021年儿童节这一天,艾苓问老娘姜淑梅:小朋友,你今天几岁呀?老娘说:八岁半!《我的老娘八岁半》由女儿艾苓撰文、老娘姜淑梅绘图,讲述的是女儿眼中的“传奇奶奶”姜淑梅的故事。

姜淑梅七十五岁学写作,已经出版五部作品,其精气神实在是许多年轻人比不上的。2013年,有女孩子说起她的早年经历就开始哽咽,她反过来安慰人家:“孩子,再看我的书不要难过了,不要流泪,事都过去了。要是不经历这些苦难,我也写不出这本书。”2018年,节目组工作人员问她: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?为什么?她回答:写作,因为名利双收。2021年重阳节前,记者问她还有什么计划?她说:“我想九十岁的时候办展览。”

她和她是母女,也是师生。然而这师生俩的身份并不是固化不变的。写作上,艾苓是母亲的老师。艾苓可以教母亲写字、理解词汇、谋篇布局、如何寻找素材、帮她修改文章让文章被更多读者懂得。话虽如此,艾苓依然清楚母亲作品的珍贵。“我娘的作品像从土里扒出来的瓷器,我要做的是去掉外

面的尘土,但我必须特别小心,稍不小心,这件瓷器就碎了。”在艾苓看来,母亲的作品就像易碎的珍贵的瓷器,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原汁原味。尽管它的确需要修改、修改与保留并不矛盾。

在生活中,姜淑梅是女儿的老师。想当年,艾苓中专没考上,只考上普通高中,老娘安慰她,正好有机会上大学。高二时,语文老师另谋高就,老娘安慰她,你语文好,不上语文课,正好有时间可以在别科多用功。校长没有向上报高考计划,老师们也说这届可能要剃光头。老娘说,不报更好,没压力,可以更轻松应考。这些安慰与鼓励,在艾苓看来是一笔随时支取随时享用的巨额财产。“她送给我的,其实是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,是她一直不曾改变的乐观。带着它走世界,受点挫折怕什么呢?”

过去的老娘给女儿一次次鼓励,而今历经更多沧桑、见过更多悲欢的老娘,内心里完全没有八十几岁的老态,反而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许多美好、惊奇、新鲜,从别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纯净与宽阔,甚至旁人自以为是的非议或挑衅,她也常能轻松化

解。小区里有阿姨说闲话,你看谁谁谁,今年都七十多岁了,还天天穿裙子,真能臭美。老娘回家后说,她想咋说咋说,我想咋美咋美。我原来说,我都八十多岁了,不也天天穿裙子吗?怕她不自在,不说啦。言已至此,那位阿姨说的是老娘还是别人,已全无关了。不仅不计较,还很豁达,别人万箭齐发,她却袖子一挥,何等轻快。老娘来家里,问艾苓,鞋多长时间没擦了?艾苓说,有几天了。老娘说,上面一层灰,赶紧擦擦吧。艾苓说,现在的你,谁还有时间低头看我的鞋呀。老娘拉开抽屉要亲自动手。艾苓赶紧自力更生。最后老娘说,“闺女你记着,脸不是人的脸面,谁有粉都往脸上擦。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干净,看他的鞋就行了。”

她有朴实的观点,以宽容为原则;她有简单的道理,以干净为底线;她有许多许多值得发现的如光斑一样的点滴,在生活这个课堂上,艾苓继续听取继续感受继续进步。老娘讲,艾苓听,老娘是老师,艾苓是学生。这部书,亦可以视作师生交流的课堂实录。老娘讲了什么,艾苓得了什么,艾苓有从夫子游的惬意,有陶陶然的满足。

这部书是母女俩共同成长的总结与提炼。前三辑“传奇老娘”“越老越美”“生活智慧”为艾苓所写,第四辑即本书最后一辑“我的故事我来画”有经历乱时候与穷时候的早年岁月,有六十岁学写字,七十五岁学写作、八十岁学画画,八十二岁学书法的晚近履历,这一辑里有姜淑梅一以贯之的文字上的凝练、冷静、从容、节省,也有她惟妙惟肖、充满个性的画作。母女俩在生活中互相配合、通力合作,在文字上也各有胜场,互相帮衬,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佳话。

在艾苓这里,写作无疑是表达对老娘的爱的最好方式。在与老娘相伴相随的日子里,她常常是喜不自胜的,茅塞顿开的,可是言辞中却颇为节制,点到为止,不做多余的评价。爱着老娘,却如此表达,如此叙述,显然是把爱藏在文字背后,给予读者更多想象与回味的空间。她说:“我喜欢这样的时光,喜欢时光里的小戏,小游戏里的平淡与琐碎。如果能够和时光对话,我要告诉它:慢些,再慢些,不必急着往前走。”借艾苓的话来表达我作为读者的心声吧:多些,再多些,不必急着画上句号。

坊间

# 走啊,走

□ 王德亭

智能手机会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功能,比如只要手机开通“无线上网”,拿手机走路都有报偿:自动计步功能会告诉你已走了多少步,已完成比例是多少,好胜心切的你大抵会受到某种鼓励,增加走步的动力。智能手机还会根据你上下班的轨迹,判断你上班的地址和抵达需要的时间,让你生出“没处隐身”的恐慌。手机上有“微信运动”,只要你开通,又是一番天地:这里有一个排行榜,你的微信好友会在这里“济济一堂”,谁走多少步,排名第几,一目了然。我以前也加入过“微信运动”,但是不小心按下了“删除键”。有微信好友告诉我:你昨天走了多少步,真佩服啊!呵呵,原来我的退出是鸵鸟的作派,只有人家看你,你看不到人家不等于人家不能透视你。人与人之间本是对等

的,于是我从俗,在朋友的帮助下重归“江湖”。

微信好友本是来自五湖四海,在这个运动江湖里,谁浮谁沉,谁主沉浮,是动态的,不能固定。你可能会偶尔争得一次第一,但你不可能永居榜首。除非你刻意追求,一意求远,那就有点“强迫”自己,为第一而第一,超出身体负荷,心力交瘁了。我是两周前重归“江湖”的,从我的业绩来看并不值得自我表扬:我只当过一次冠军,走了两万三千多步。两万三千多步相当于多少里,没有一个计算公式,好在我也不是一个“过于执”的人,这种事又怎好较真?而这个第一真的是不好争,因为圈子里第一的标准像汛期水库的闸门,不断在提升,也像运动员的世界纪录会不断被打破。比如上次冠军走了两万五

千步,这次的接近两万八千步。两万八千步,啧啧!我对冠军只能自叹不如。

在“微信运动”里,自然需要微友的鼓励。微信运动平台上如果有微信好友“赞”了你,会立马提示“某某某刚刚赞了你”,你的名字后边是一个小小的红桃,心模样的红桃,让你温暖的一颗心在你跳动。来而不往非礼也,你自然也会投桃报李;有时是回报,有时则不是——只是不求回报的赞佩。

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。微信运动无非是一个“微信人”的运动在平台的展示,在这个江湖里,权利本是对等的,别人窥探到了你的“运动的隐私”,别人的运动成绩也会大白于你的眼前。在这个运动里,你得到了某种满足,也会将满足奉献给别人。

走啊,走,一直往前走,寓运动于快乐之中,在你追我赶、竞争第一的当下,走路何尝不是一种放松自己、解放自己的方式?只要你不是为追求第一而枷锁加身、精疲力竭,不汲汲于名,不兢兢以强,量力而行,率性而为,那就是返璞归真了。

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,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,无论为名为利,都无可,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”这是知堂先生于“喝茶”中的感悟,用来点拨微信“运动”爱好者似也适合,这正像写不求闻达的文章,读不为功利的书,喝不博一醉的酒,倘若走路运动的人到了这一境界,也便入了臻境。